觀见不褪色的藏音

◎德勒少爷

民间音乐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作品。它无论从使用的乐器、演奏的乐谱还是演奏形式，都有着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与当地民俗习惯相融合，与当地民俗活动相结合。而藏族民间音乐虽然长期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但它们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真实地反应了藏族人民的生产劳动、风土人情、恋爱婚姻的社会活动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也造成民俗活动越来也少。城市地域性越来越弱，城乡人口流动量大，维系扎根于原生态环境的民间音乐的生命也在慢慢消失，这如同人的生命特性，民间的民族音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曾热烈诞生，经历不断生长，在历史演变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也正面临不断凋零、消亡的命运。我们无需回避，更不需粉饰这一严酷的现实。

记得小时候，去牧场上盖木楞房，夏季去山上捡松茸，冬季上山坎柴，都需要短住山上，那时常常看到爷爷边唱边劳作。每天晚饭后，爷爷会唱很多家乡的民歌，直至深夜。锅庄曲，特别是民间传唱的曲调，在那样的夜里，浩瀚的星空下，火塘里微弱的火光和爷爷唱的歌声竟是如此契合。我在牧场给奶奶当“小牛官”的日子里，她每天晚上给我讲阿古顿巴、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有关藏族民间音乐和藏传佛教对我的启蒙开始于此。

在离开故土到北京求学的几年里，有机会从事演艺包括音乐演出的工作，也观摩了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愈发激起对藏族民间音乐的生存环境的担忧。作为一个自小就被民间音乐艺术滋养长大的藏族人，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我要去拾起散落在民间土壤里几近丢失的珍贵宝藏。

为了寻找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2013年夏天，在香格里拉民间音乐保护协会的支持下，启动了“觀见不褪色的藏音”项目。我和团队一同走访了香格里拉藏区的许多村庄。10人的记录团队，历时近4个月，不断地走访各个地方的民间艺人，共采集民间古老曲调600多首，对香格里拉藏区的民间古老音乐形式、风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通过采风活动，我对民间音乐的高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许多民间老艺人的相继辞世，自己对民间音乐的记录和使命也更加清晰起来，所以我决定开始对整个香格里拉藏区进行“一村一年”的民间音乐采风计划，主要是对民间音乐选题、历史缘起、歌词大意解析、舞蹈形态以及对民间艺人的生平简介做全面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记录。

2016年，“觀见不褪色的藏音”采风团队去了塔城镇。此次采风选题是：塔城祭祀热巴。热巴舞是典型的藏族舞蹈，广泛流传于各个藏区，而塔城热巴仅流传于塔城附近。塔城热巴舞的宗教色彩极为浓重，祭祀热巴是塔城文化的灵魂，流转过经年岁月却毫不褪色，日复一日的传承愈来愈鲜活，愈来愈明亮。上千年的时光为它披上厚重的神秘面纱，太多的人从未窥见过这一种藏传佛教文化的真正面目。居身于塔城这个小城镇中，祭祀热巴爆发出的却是足以撼动人精神的力量。作为塔城独有的文化，热巴曲调是古老而传统的藏族文化传承。

在蜿蜒的山路上徒步行走30分钟，沿途路过圣洁的白塔，走过繁茂的核桃树林，遇见淳朴的村民。四面的木质楼房围绕着一方不大的小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位73岁高龄的老艺人。老艺人名叫根秋安登，艺名阿主，熟知18首热巴曲调，他已是最后一位可以为我们详细讲解祭祀热巴的人。

根秋安登（阿主）出生的时候，他有6个姐姐。作为家中最小又是唯一的儿子，他的舅舅认为根秋安登（阿主）并不容易养大，于是根秋安登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舅舅给他剪去乳发决定让他出家。根秋安登和祭祀热巴的缘分始于他9岁那年，他唯一的妹妹去世后，对妹妹的深厚感情让他注意到了这种名为祭祀热巴的文化。

根秋安登（阿主）年幼时，他所热爱的祭祀热巴几乎断绝了近25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来，根秋安登（阿主）晚上常常跑去他父亲的师父家求教，老艺人每次都会反复、详细的讲热巴文化给他听，这种口传心授的文化传承是他最早对于祭祀热巴的学习，又因出家人不允许学习祭祀热巴，他只能在人们聚集着跳祭祀热巴的时候偷偷学，正是他这种坚持将祭祀热巴得以传承下来。

在采风过程中，饱经时代风霜的老艺人的坚持感动了我们，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传承精神。可岁月无情，时光催老，老艺人一直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有缘分的人，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一个信仰的延续，传承者们总是愿意无私奉献。

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天，关于祭祀热巴的记录会飞速的传播开来，人们会很快意识到云南塔城藏区还存留着这样一种古老的文化，它神秘、震撼、圣洁、自然，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它值得所有的人，无论热爱民族文化与否，去感受，去保护，去传承。不仅仅是塔城的祭祀热巴，我们的土地上还有无数令人心驰神往的民族文化等待着我们去保护。

“觀见不褪色的藏音”项目到2017年已经是第4年了。2017年9月中旬，我带着自己的团队出现在香格里拉的尼西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尼西情舞”采风活动，通过采访老艺人，对尼西情舞的历史渊源、曲调歌词、舞蹈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学习。特别是以74岁的老艺人丹真多吉和42岁的民间艺人格次姆的人生经历和尼西情舞的历史使命，沧桑巨变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主线，展开了尼西情舞在历史长河中的社会价值作用的转型，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传承失传问题深入的研究。最后一天，邀请了香格里拉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团队里14位即将留美的高中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交流，对面临有可能失传的尼西情舞，他们有不解，有困惑，甚至对这种民间艺术形态是否有保护的必要产生了疑问。经过5天的对老艺人的深入采访，相信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令人欣慰的是，从一开始的不解、疑惑，到后来的自我领悟，这些年仅16岁的孩子们能够对藏文化和民间音乐，给出了自己对如何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和社会功能转型的建设性意见，这也是此行采风活动的收获之一。

斗转星移，时代更迭。民间音乐文化好比大海的浪潮，一波带来新鲜的海洋生物，一波又带走时间累积的过去。传统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在那片土地上成长的精神养料，它塑造了我们，我们在感叹它的生存环境和担忧它行将消亡的同时，我们是多做些实事，用实际行动去保护传承，还是任由它的渐行渐远，每个热爱或者曾受益于民间文化的人心中都有各自的答案和选择。

作为一名藏区的艺人，毋庸赘述自己对藏文化的深厚感情，笔者希望每年度的“觀见不褪色的藏音”民间音乐采风活动，会让更多人关注、了解、热爱藏民族文化，更希望自己不是一个人独行，自己热切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加入到保护和传承民间民族音乐的团队中来，大家一起来担当抢救、挖掘、传播和传承优秀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使命。一个人独行，留下来的是沧桑的足迹，一群人一起朝一个方向去努力，留下的将是丰硕的果实。

民族音乐的魅力一直存在着，从未远去，让我们一起去乡间挖掘它的根基，体会一番朴素的快乐。不管前路有多艰难，自己会坚持走下去。现在也许看不到这番努力的价值，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把微小的火苗维持到底，今天播下去的种子，10年，20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会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藏族女孩东智吉

◇王海岚

学校安排的住房，是在教学楼的四楼，学校职员也住在这，但他们大多星期五晚上就走了，这是一座刚盖不久的四层大楼，一二三楼分别是初一二三年级教室，但也分别住有老师。全校学生并不是很多，一个班不过20多名，我教初二年级的英语，班里大概有50名左右的学生（说是本来是两个班，因为和班了，所以人数比较多）。

午饭后，几个女孩领着我往学校的后面去。看见转经筒围着的寺院了，但没有看到大门在哪，僧人也见到了。街上有时候也能见到穿着红色袈裟的僧人，骑着摩托车嘟嘟嘟的一晃而过，篮球场上时不时的也能见到他们争先恐后的打篮球。一个晒太阳的藏族老阿爸对着领着我的几个女孩子：“好好听老师的话，不听话就打！”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还是挺好的，对像我这样的外地老师还是很尊重的。我学着他们的言语：扎西德勒！老人高兴得眼睛都挤到了一起。到了一个女孩的家门口，一个铝合金窗户围成的小屋，只有一两个平方，里面摆着香炉、台案、还有金像佛等。女孩上前规规矩矩的拜了几下，动作那么娴熟、自然。拜佛、敬佛、磕头，在藏族人中，是最重大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这是所有藏地人自生下来就会做的事。

下午，我去另一座楼找六年级的一位老师，让她帮我发个邮件，才知道这座楼是原来的教学楼。看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0年的一座大楼，现在除了二楼有住宿的学生，剩下的都空着。一个大大的教师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是宿管办公室。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看见一个人，这么大一座楼，走在里面阴森森的！二楼拐角的一间大大的教室里，窗帘、落地灯、电风扇、麦克风、音响、电线，像是搞大型演出一类的用具，还有一个豪华型的三脚架钢琴，还真是不错呀！旁边老师们的办公室里：屋子中间摆着花卉及一个大号的铁炉子；格子间办公桌一字排在两边，一张张办公桌，配着一把把老板椅子，讲台前面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彩色电视机；讲台的一角，一个台式电脑……我又想起昨天下午的大会餐，大块大块的牛肉，用大盆盛着，端在长条桌上，大家拿起来就啃！哎，只有八成熟！我是吃不了。早晨有时会煮牛奶（煮牛奶的机会，极少极少），里面放一点大米。馒头是开花馒头，上面打一个十字，蒸熟后像是开着一朵花似的。晚上一般都是面片，也没什么菜，就中午能吃到一点菜。

星期天里，见几个小学生在学校外面的马路上玩耍，我就让他们领着我到处转了转。到了一个还没建好的寺院里，他们立即十指合一，闭目凝神的坐在台子上，并一个劲的让我给他们拍照。在一个大红门旁，我拍了一张他们并排站立的照片。一个亮闪闪的像羊一样的铜像，他们告诉我：这是藏羚羊。抬头看屋顶，都是又粗又重的木材椽子，给人一种凝重雄浑的历史感。一排一排还没干透的、生动逼真、色彩明朗、姿态各异的画，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关于寺院内容的画，就是唐卡。

经过一个藏式院子，见一个穿着藏袍，辫着两条长辫子的藏族大妈，在自家宽宽大大的屋廊下，不停的摇着一条串着三角型彩色经幡的绳撸，一边摇一边嘴里还呢喃着什么，饱经沧桑的黝黑脸上，漾着虔诚。房廊一边摆着一个笊篱，里面装着她们的馍馍。我站在一边呆呆的看着这一切，心想：这大概就是她们祈祷膜拜的一种方式吧？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发生着变化，和我走在一起的小学生，已经完全是现代打扮了，牛仔裤、鸭绒棉袄，和她那一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我由这几个完全新式的小学生带着路，有说有笑的，我从他们那里知道：刚接的牛奶是热的，是可以直接喝的，——哦！是吗？我惊奇着。一路上，他们教我说藏语：喝水是，嗯——起痛；吃饭是，嗯——萨其马；睡觉是，嗯——nia，nia……最后分手时，“到我家做客吧？”几个小学生们一再的这样说。下次吧，下次吧，我应付着他们。

孩子的心是最纯真的。他们小小的心，光明磊落，洁白无瑕，对谁都一样，没有偏见，没有歧视，只有一颗天真无邪的心。

班里有个叫东智吉的女孩，挺懂事的。经常到我的屋里来坐会。有个星期天，她从家来，给我带来了一个足有二三寸厚的馕（我们喊大饼），里面还加了鸡蛋。在那些远离家乡的日子里，她给我寂寞寒冷的生活带来了难得的光彩和独在异乡的温暖。一天，晚自习之前，她又来找我了。我告诉她：

“我要走了”。她愣住了。

“……课已经基本上讲完了，让你们原来的英语老师领着复习就行了。”我说。她努力的点着头，掩着伤悲。

在偏远的山村里，是有很多好学生的，她们渴望学习，渴望走出大山，渴望看看外边的世界，但真正能走出来的是极为有限的，她们一是靠运气，二是靠天赋，除此之外，还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每一颗种子都有发芽、成长的愿望，只要有了阳光雨露，就有希望成为参天大树。可是，在农村里，尤其是偏僻的农村，要么自生自灭，要么经过千辛万苦才得以挣扎出来……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我又对她说：

“没有机会拍一张你们穿着藏袍的照片了”。她们节假日以及周末回家的时候、或是从家来的时候，都穿着藏族服装，平日里的穿着都完全是现代版的了。很喜欢她们的民族服装，尤其是她们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手拉着手，一边踩着大喇叭里的音乐节奏，一边往前踢着腿脚，一边高高兴兴的转着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的转着，看那一个个轻盈欢快的身姿，哇！别具一格的场面，真是令人过目不忘。

第二天傍晚，在我的一再阻拦下，她还是坚持给我提了最后一桶水。我知道，她是多么希望我能再与她们相处些日子。趁着她帮我丢垃圾的空间，我把我的红色鸭绒棉衣、几件夏天的衣服、几本书等收拾了出来，又用空出的辣椒酱瓶子装了一些她喜欢吃的虾皮，连同一些她需要的报纸，一并交给了她。想想还有什么，噢！一个夜间用的小壁灯，她见了以后曾爱不释手，一并拿给她……我把能留给她的尽量都留给她，一是我要轻装上路，二是她也需要，就做个纪念吧。铺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细心的女孩，把她去年的一张照片连同一封信，悄悄放到了我的枕边。

（未完待续）

母亲节，别样的思念

◇陈会

窗外，灯火阑珊，垂柳摇曳。我在电脑桌面的音乐收藏随手一点，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清灵婉转，缓缓淌过耳畔。童音袅袅，入耳生怜，惹得心头阵阵隐痛。瞬间，泪眼婆娑，眸光闪烁。

不曾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很小很小，甚至听不懂歌词唱的是什么。时隔多年，我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也曾经历风霜雨雪，也曾尝过酸甜苦辣。唯独，这首歌，从来不敢轻易聆听。它仿佛是一道潜藏在我内心深处不敢轻易触碰的伤口。默默无言中，隐匿的，是过往于心间太多太多的酸楚。

每每提及“母亲”二字，我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两个字太沉重了，她带着沉甸甸的爱，让我不敢轻易亵渎她的圣洁。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今年43岁，生活的重担使她过早地失去了往日的绰约风姿。粗糙蜡黄的皮肤，夹杂银丝的头发……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乡打工了。母亲回来那一年，我正上初中。父亲一个人在外奔波。瘦弱的母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用并不宽阔的脊背扛起了整个家，疲惫的眼神，龟裂的双手，是她辛勤操劳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母亲不爱我。上初中的时候，她从未过问我的学习。我去中学报道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有父母陪着报名，唯独我没有。一个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向山外的世界。

经过3年努力，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穿过泥泞小路飞进我的家门。母亲坐在门前的凳子上深深地叹气：“你还是去打工吧，这个家供不起你读书了。”

我的泪轻轻滑落，浸湿了我的梦想。

那晚，月光轻轻爬上窗台，我把录取通知书折成纸船，心疼地放进家门口的小溪。我的梦想啊，在漫漫长夜漂向远方。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收拾好行李，只身一人去苏州打工。母亲送我到车站。看着母亲，我忽然感到一阵难过。母亲头发开始花白了，眼角也爬上了皱纹。列车缓缓起动，通过后视镜我看见母亲一直追赶着列车。我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一个人踏上行程，开始了无边的漂泊。离家很久了，有时候莫名地想家。妹妹在微信上问我：“姐姐，你何时回家？”

“我，很快就会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敲着键盘。家，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

妹妹打开视频：“姐姐，我知道，你一直抱怨爸妈没让你读书，你怨母亲不够关心你。姐姐，其实母亲是爱你的。一次，我偷看到母亲拿着你小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抹眼泪。你走后，母亲得了阑尾炎，手术期间昏迷好久，她一直喊着你的乳名。姐姐，你回来吧！这几天母亲在梦里一直喃喃自语，喊着你的乳名……”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踏上回家的路。我微闭双眼，满怀乡愁，聆听着那首萨克斯曲子——《回家》，心中思乡念头越来越浓烈。我想起了母亲的泪花；想起了风雨交加时，那破败离散的家；想起那矮矮的老屋，短短的篱笆，那风中吱呀吱呀哀哭的木门……

夕阳下，母亲站在村口等我。霞光映出母亲瘦弱的身影，我愣住了，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在瑟瑟的秋风中，我走上前：妈，女儿回来了 。